

德國的  
革命與  
反革命

恩 格 斯 著  
王右銘 柯柏年譯

王序寧



生活書店經售

# 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恩 格 斯 著

王右銘柯柏年譯

一九三九年

## 目 錄

一	革命爆發前的德國 .....	3
二	普魯士邦 .....	17
三	德國的其他各邦 .....	31
四	奧地利 .....	37
五	維也納暴動 .....	45
六	柏林暴動 .....	51
七	佛蘭克府國民議會 .....	57
八	波蘭人、捷克人和日爾曼人 .....	63
九	大斯拉夫主義——希萊斯威格、荷爾斯坦的 戰爭 (Schleswig-Holstein War) .....	71
一〇	巴黎暴動——佛蘭克府議會 .....	77
一一	維也納暴動 .....	83
一二	維也納的攻擊——維也納的叛變 .....	91
一三	普魯士議會——國民議會 .....	103
一四	秩序的恢復——議會和議院 .....	109
一五	普魯士的勝利 .....	117

二六	國民議會與各邦政府 .....	123
二七	暴動 .....	129
二八	小商人 .....	135
二九	暴動的終結 .....	141
三〇	最近的科倫 審判共產黨案 .....	149

## 附 錄

中央委員會致共產主義者聯盟的信 .....	159
共產主義同盟史 .....	177
馬克思與「新萊茵報」 .....	205

## 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 一 革命爆發前的德國<sup>1</sup>\*

本文於一八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表於『紐約講壇報』

歐洲大陸革命劇的第一幕已經閉幕了。一八四八年大風暴以前的『過去的權力者』，又成爲『現在的權力者』了。曾有一時多少受人歡迎的統治者，如臨時執政，三頭政治的巨頭，狄克推多以及他們底尾巴如像代議士、民政委員、軍務委員、知事、法官、將軍、官佐、士兵等，都被驅逐到國外，或被『流放出洋』到英美兩國，在那兒組織有名無實的新政府，歐洲委員會<sup>2</sup>，中央委員會，國民委員會，以堂

\* 這部著作主要是恩格斯寫的，馬克思與之合作；寫作時期是在一八五一年九月到一八五二年九月之間，形式是連續的許多論文，發表在美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報紙『紐約講壇報』上面。有很長一個時期人們認爲這些論文的作者是馬克思，但他與恩格斯的通信說明了事實乃是這樣：雖然『紐約講壇報』是請馬克思做這番工作，但主要是恩格斯做的，馬克思與之合作。馬克思這時正忙於寫他底『政治經濟學批判』；他整天在大英博物館裏過日子，因此恩格斯爲了不使馬克思分神就誤工作，便決定代替他編寫一集論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的論文。這部著作非常有趣。在德國革命中，馬克思與恩格斯作爲實際革命家的活動，規模特別廣泛地開展起來。根據一八四八年各國革



裁皇裁的文告宣佈成立，那些文告之莊嚴堂皇，就像一切真正當權者的文告一樣。

比歐洲大陸的革命黨——或者毋寧說各革命黨——在全戰線上各個據點所遭受的失敗更嚴重的失敗，是不能想像的。但這有什麼關係？爲了爭取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英國中等階級不是經過了四十八年的、德國中等階級不是經過了四十年的空前的鬥爭麼？在復辟了的帝制自以爲比前此更加鞏固的那一瞬間，不就是中等階級勝利最密運的時候麼？把革命歸咎於少數煽動者之惡意的那種迷信時代，是早

命的一般經驗和德國革命的特殊經驗，他們把他們所苦心研究出的工人階級底戰略與策略加以考驗並具體化了。列寧及布爾塞維克黨所以精密地研究德國革命的經驗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一期間的活動，原因顯然在此。布爾塞維克黨人利用一八四八——四九年德國革命的經驗，與孟塞維主義和叫作託洛茨基主義的各種孟塞維主義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遺留的革命傳統的曲解作鬥爭。列寧和斯大林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底革命意識的傳統爲基礎，根據新的條件和新的階段更進一步發展了無產階級黨的戰略和策略。

——編輯部註

\*\*\* 各章的標題，係採自英文本第一版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本書於一八九六年發行於倫敦，是由伊琳諾·馬克思·愛佛琳（Eleanor Marx Aveling）經營出版的。

——編輯部註

\*\*\* 此處係指在倫敦（革命失敗後，倫敦已變成政治流亡的中心了）組織的許多委員會，如像歐洲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倫敦德國事務委員會等等。這些組織的領導權是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代表、前國會代議士、新聞記者等人之手。他們「給民衆」的宣言和告民衆書，據馬克思說，乃是「一種恰恰要欺騙民衆中被壓迫階級的直接企圖」，這些文件遭受了馬克思與恩格斯之辛辣的誅滅的批判。

——編輯部註



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凡有革命騷動的地方，必有一種社會要求為背景，這種要求為陳舊的制度所阻撓，不能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民普遍地強烈地感覺到，足以保證立即得到勝利，但一切用暴力壓迫它的企圖，只有使它愈加有力，直到打破它底枷鎖為止。所以，如果我們是被打敗了，我們就只有再從頭幹起。幸而在這運動第一幕已完、第二幕未開的中間，我們有一個也許很短的休息時間，可以做一件很緊要的工作：研究這次革命必然爆發和失敗的原因。這些原因我們不應在幾個領袖之偶然的努力、才幹、過失、錯誤或叛變中去尋找，而應求之於每個經過了革命騷動的國家之一般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一八四八年二月和三月突起的革命運動，不是少數個人活動的結果，而是全國民底要求和需要之自發的不能遏抑的表現（每個國家的許多階級，對於這種要求和需要都已很明確地感覺到，雖然在清楚認識方面有程度的不同），這是到處公認的事實。但當你詢問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你却到處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因為某甲或某乙『出賣』了人民。這種回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視具體情形而定，但在任何情形下，它都不能解釋半點東西——甚至連人民怎樣會讓自己這樣被人出賣也解釋不了。而且，如果一個政黨底全部政治資本，只在於認識某人不可靠這種孤單的事實，它底勝算該有多麼渺茫可憐呀！

\*\*\* 此處指一六四〇至一六八八年的英國和一七八九至一八三〇年的法國。

還有一層，研究和說明革命爆發與被鎮壓下去的原因，從歷史的觀點上說，也有極重要的意義。一切瑣屑的個人的爭論和攻訐，一切互相矛盾的說法，說把革命之舟駛行於許多暗礁之間以致觸礁沉沒的乃是馬拉斯（Marrast）或賴德魯（Ledru Rollin），或路易·布朗（Louis Blanc），或臨時政府其他的閣員，或臨時政府全體；這對於英美讀者有什麼興趣和教訓呢（英美讀者從距離太遠的地方觀察這種運動，以致不能辨別任何行動的詳情細節）？沒有一個神智清醒的人會相信十一個人（他們大多數都是庸碌之才，既不能為大善也不能作大惡）\* 能在三個月之內，傾覆一個有三千六百萬人口的國家，除非這三千六百萬人辨認前途的能力與這十一個人同樣缺乏。但這三千六百萬人後來立刻被提醒要自己來決定走什麼路了（雖然，有些是在黯淡的微光中摸索），這是怎麼發生的呢？後來他們迷失了路，允許他們從前的領袖暫時又來領導他們，這又是怎麼發生的呢？問題就在這兒。

因此，如果我們要在『國民日報』讀者面前論述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所以必然發生以及它所以必然遭受一八四九年和一八五〇年之失敗的種種原因，我們並不算詳述那些事變在該國發生的全部歷史。將來的事變和後代的評判，會決定那一大堆亂雜的、似乎偶然的、不連貫不調和的事實中，

\* 此處指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成立的法國臨時政府之十一閣員。

那一部分應在世界史中佔一席之地。做這工作的時候尙未來到；我們現在只限於在可能範圍內加以論述。如果我們能找出根據確鑿事實的合理的原因來說明這運動的主要事變和重要推移，使我們對於下次——也許就在不遠的將來——革命爆發所將昭示於德國人民的方向能稍得端倪，那我們也就滿足了。

第一，當革命爆發時，德國的社會狀況是怎樣呢？

在德國，爲一切政治組織之基礎的人民底各種階級的構成，比在任何別的国家都更爲複雜。在英國和法國，封建制度已經被集中在各大都市——尤其集中在首都——的強大而富庶的中等階級所完全摧毀了，或者至少也像在英國一樣，被縮減成了幾種無關重要的形式了，而德國的封建貴族，則仍然保有一大部分的他們底舊時代的特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處盛行。封建領主甚至還保有審判佃戶權。他們雖然被剝奪了政治上的特權和對於各邦諸侯的控制權，但對於他們領地上的農民那種中世紀的統治權，却幾乎完全仍然在保有着。同時他們還保有免稅的特典。封建制度在有些地方比在另外一些地方要更爲繁榮，但它完全被摧毀了的地方，就只有萊茵河左岸而已。這種貴族在當時多極了，一部分也很富庶，想公認爲國內的頭等階級。他們担任政府的高級官吏，軍隊裏的軍官也差不多完全是他們充當。

德國資產階級遠不如英國或法國資產階級之富庶和集中。德國的舊式製造業因蒸汽機的採用和英國工業勢力之迅速的擴張而被摧毀了；在拿破倫的大陸封鎖政策<sup>4</sup>之下從事



進行在國內其他地方建立起來的較為近代化的製造業，既不足以補償舊式製造業的損失，也不能夠創造一種有強大作用的製造業利益，足以迫使各當地政府注意製造業的要求——這些政府都是嫉視一切非貴族的財富與權力之擴張的。如果法國在五十年革命和戰爭中使其絲織業大為繁榮，德國在同一時期却不過使其舊式的絲織業完全失勢而已。而且，德國的工業區很少，又不集中；它們僻處內地，大半用外國的——荷蘭或比利時的海國作出入口的貿易，與黑海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大商港絕少或毫無共同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它們不能創造像巴黎與里昂、倫敦與曼徹斯特那樣的大的工商業中心。德國這種工業落後的原因很多，但只舉出兩個就盡夠說明了：第一是地理上所處的地位不利，大西洋已成世界商業的要道，而德國則距大西洋頗遠；第二是從十六世紀到現在，德國不斷地捲入許多戰爭漩渦中，而這些戰爭又都在它底國土上交鋒。英國資產階級自一六八八年即已享有政治的統治權，法國資產階級自一七八九年也已奪到了政權，但德國的中等階級，由於數量少，尤其是集中的數量少，沒有能夠獲得這種權力。可是，自從一八一五年以來，德國中等階級的財富在繼續增加着，而且隨着財富的增加，他們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在繼續增加着。各邦政府雖不願意，却也不得

\* 此處指一八〇六年拿破倫第一所組織的封鎖，是與英國的工商業競爭作鬥爭的。除法國而外參加這次封鎖的有普魯士、荷蘭、俄國、西班牙和其他國家。可是這所謂大陸封鎖終於被英國打破了。

——編輯部註

不至少要向其較直接的物質利益低頭。我們甚至可以實在地說，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〇年，自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四〇年，各小邦在憲法中已經給與中等階級的政治勢力，又在上述兩個政治反動時期中被從他們手裏奪去的一點一滴，都被一種更切實的利益所補償了。中等階級每次政治上的失敗，總要跟隨着一次商業立法上的勝利。當然，一八一八年普魯士的保護稅則，一八三四年關稅同盟的締結<sup>\*</sup>，這對於德國商人和製造業者，比在某一小公國的議會中表示對於某些議員不信任的那種不大可靠的權利要可貴得多，——他們在議會中的表決，只足使這些閣員們發笑而已。像這樣，隨着財富不斷的增多和商業不斷的擴張，資產階級不久就到達了這樣一個階段，感覺它底最重要的利益的發展，被國家的政治組織所阻遏：如像國家被三十六個王侯<sup>\*\*</sup> 胡亂分裂，縱橫捭闔，各具野心；封建枷鎖束縛着農業和與之有關的商業；無知而專橫的官僚統治把一切交易都置於它底嚴密監視之下。同時，關稅同盟的擴大與鞏固，蒸汽交通的普及，國內貿易的競爭之增長，使各邦各省的商業階級更密切地結合起來，它們底利益一致起來了，他們底力量也集中了。自然的

<sup>\*</sup> 自從一八一八年以後，前此用關稅壁壘使彼此分離的德國各邦，在普魯士領導之下對於關稅問題漸漸統一起來了，參加這統一的各邦數目也逐漸增多。北德關稅聯盟成立於一八三四，奧地利後有參加。這個關稅聯盟給自由的國內貿易開闢了一片擁有三千萬人口的疆土，一片為反對外國競爭而設計出來的疆土。——編輯部註

<sup>\*\*</sup> 恩格斯此處指維也納會議組成的德國聯邦，其中包含有各種獨立的王國、親王國、大公國和自由市。——編輯部註



結果是，他們全體都加入了自由主義反對派的營壘，德國中等階級第一次的奪取政權的嚴重鬥爭得到了勝利。這個轉變可以說是從一八四〇年開始<sup>\*</sup>，從普魯士資產階級取得了德國中產階級運動的領導時開始。我們以後將再說到這一八四〇到一八四七年的自由主義反對派的運動。

德國人民大眾既不屬於貴族，也不屬於資產階級；在城市裏，他們是小商人階級和工人，在鄉村中是農民。

由於作爲一個階級的大資本家和製造業者底發展遭受了阻礙，德國的小商人階級十分衆多。在較大的城市中，它幾乎佔居民的大多數；在較小的城市中，由於沒有更富裕的競爭權勢者，它完全居支配地位。這一階級在一切現代國家和現代革命運動中，都居最要地位，而在德國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國各次鬥爭中，它一般地都擔任了有決定意義的任務。它所處的地位是在大資本家、大商人和大製造業者（質言之即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或勞工階級之間，這地位就決定它底階級性。渴望着爬上資產階級的地位，但一點兒橫逆的命運就把這一階級的個別分子投到無產階級的隊伍中了。在專制和封建的國家裏，宮廷與貴族的惠顧成了這一階級生存的必要條件，要是失去這些主顧，他們中一大部分就要破產。

\* 普魯士資產階級日漸增長的不滿意，終於在一八四〇年普魯士王死後第一次走向鬥爭。資產階級把他們底一切希望都寄託在王嗣斐特力·威廉第四（Frederick William）身上，但他正像他父親做過的一樣，拒絕頒佈反拿破倫戰爭時普王所允諾的憲法。

——編輯部註



在較小的城市裏，一隊衛戍軍，一個縣政府，一個法院和法院的屬員們，常常便構成這地方的繁榮之基礎，沒有這些東西，小商人、裁縫、鞋匠、木匠等的生意就要清淡。因此，這個階級永遠搖擺在兩個前途之間：一方面希望躋身於較富的階級之列，一方面又恐怕墮入無產階級甚至貧民的境地：一方面希望獲取一份公共事業的營理權以增進他們底利益，一方面又唯恐時機不宜的反對政府會引起政府的忿怒，——他們底生存是操在政府手裏的，因為政府有權力去掉他們的最好主顧。他們所有的財產既微少，而這財產佔有之不安定性又與財產的數額成反比。這一階級的觀點是極端動搖的。在強有力的封建或專制政府之下卑躬屈己，諂媚馴服，但當中等階級將要得勢的時候，它就轉到自由主義方面來了；一當中等階級獲得了他們自己底統治權的時候，它就要為強烈的民主主義幻想而發狂，但當它下面的那個階級——無產階級企圖作獨立的運動時，它就馬上又陷於可恥的恐懼失望中了。我們以後將會看到德國的這一階級輪流地從這一立場跨到另一立場，又從另一立場退回到這一立場。

德國工人階級在社會方面和政治方面的發展，比英法工人階級落後，正像德國資產階級比英法資產階級落後一樣。主人如此，僕亦如之。一個廣大強壯集中而有知識的無產階級之生存條件的進步，是與一個廣大富庶集中而強有力的資產階級之生存條件的進步相輔相依的。在中等階級的一切不同派別尤其是其中最進步的一派——大製造業者，沒有獲取政權並按照他們底需要改組國家以前，工人階級運動本身永

永遠不會是獨立的，永遠不會是完全無產階級性的。只有在那個時候，僱主與傭工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才變為緊張迫近，再也不能延緩了；工人階級再也不會被虛幻的希望和永不兌現的諾言所欺騙了；十九世紀的大問題——無產階級解放問題，也就終於要明顯而適當地被提出了。可是，在德國，工人階級大眾並不是受僱於那種現代的製造業大王（英國有一些這種出色的製造業大王），而是受僱於小本經營的製造業者，他們底全部製造方法，不過是一種中世紀舊式製造方法的殘餘而已。因為棉業大王與小鞋匠和裁縫老板之間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現代工業中心區的十分覺悟的工廠職工與小城市裏養蠶的裁縫傭工或木匠之間，也就有相當的距離。這些裁縫和木匠的生活狀況和工作方法，與五百年前的這一類人是很少有什麼差異的。這種普遍地缺乏現代生活條件，缺乏現代工業生產方式，當然要隨伴着一種大體同樣普遍地缺乏現代思想，因此，如果革命爆發時一大部分工人階級要求立即恢復行會和中世紀的有特權的職工組合，這是無足怪的。然而，從現代生產方法佔優勢的工業區域之中，由於交通便利和許多工人之遷徙不定的生活，使他們底知識有了發展，便有一種強有力的工人組織核心形成了，他們關於本階級解放的思想是更加明晰，而且與現存的事實和歷史的必然發展更加符合；但他們的人數是很少的。如中等階級之活躍的運動可以說是從一八四〇年開始，工人階級底運動則開始於一八四四年西萊西亞（Silesia）和波黑米亞（Bohemia）的工廠職工暴動\*；我們頃刻就有機會來敘述這一運動所經

過的五個不同階段了。

最後，我們說到廣大的小農及農民階級，這一階級加上附屬於它的農場勞動者，佔全國人民的大多數。但這一階級本身分作不同的部分。第一是較富裕的農民，在德國叫作大農與中農，他們是面積不等的廣大農田的主人，每人都僱傭着幾個農業勞動者。這一階級的地位既處在不納捐稅的大封建地主與小農和農場勞動者的中間，原因很明顯，他們底最自然的政治道路是與城市中反封建的中等階級聯盟。第二是小自耕農，在萊茵區很佔優勢\*\*，這兒的封建制度已經在法國大革命強大的打擊之前屈服了。相似的獨立的小自耕農在其他各省也到處都存在着，在這些地方，從前加於他們土地的封建捐稅，他們已經用金錢買銷了。可是這一階級只是一個名義上的自耕農階級而已，他們底土地大都已經在極苛刻的條件之下極可悲地抵押給了人家，以致真正的地主不是農民，而是放債的高利貸者了。第三是封建佃農，他們雖不易被驅逐離開所租的土地，但他們却必得永遠納租，或永遠為領主服力役，報效若干數量的勞動。最後是農業勞動

\* 西萊西亞的織工，忍受着他們為之工作的那些商行底野蠻剝削，於一八四四年發生變亂。叛亂被武力所壓服。接着在同一年內又發生了波黑米亞的幾個城市中印花洋布印工的變亂。——編輯部註

\*\* 在萊茵區，由於它在拿破倫第一當政時屬於法國，法國革命的直接影響是很大的；這兒的封建關係在十九世紀初葉就廢除了，當一八一五年這區域劃歸普魯士的時候，封建關係並未恢復。另一方面，普魯士的封建關係的要素還存在着。到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才剷除掉。——編輯部註